

朱亭：齐白石之师 萧芑陵的原乡

聂鑫森

千年名镇朱亭，西临湘江，东接攸县，南邻南岳衡山，得画山绣水之灵秀，聚人文历史之瑰丽。

镇中祖师殿前的江岸上，矗立着一棵粗壮遒劲、饱经风霜的古樟树。相传三国时，刘备取荆州后，张飞率部溯江而上，泊于朱亭。张飞率马登岸，将战马系于此树，将丈八长矛依靠树干，尔后入祖师殿焚香叩拜。于是古樟得名“系马樟”“依矛樟”。

镇南六公里的江上，有晚洲。唐代大诗人杜甫泊船洲边，留下一首《次晚洲》的五言古风：“参差云石稠，坡陀风涛壮，晚洲迥知名，秀色故异状……”

到了南宋乾道二年，即公元1166年，著名理学家朱熹访学长沙岳麓书院后，与名儒张栻乘船顺流而下，去参谒南岳衡山，途经此地，应邀结茅为亭，为好读书者讲学数月。于是因朱熹之驻停，遂将“浦湾”的原名改为“朱亭”，一直传承至今。古人释“亭”，为“停也”。

(一)

我生于湘潭长于湘潭，于1965年秋来株洲工作。在此之前，我虽未到过朱亭，却早闻朱亭之大名。在湘潭老一辈的口中，时常提及丹青巨擘齐白石的一位重要的画艺启蒙老师萧传鑫，字芑陵，系朱亭花钹人。

朱亭在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，隶属于湘潭县。1965年归属于株洲县。至2018年成为株洲市渌口区的一个镇级单位。

我真正从史籍中，读到齐白石的老师萧芑陵为朱亭人的记载，已是1987年春。因我购到1986年12月由岳麓书社出版的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一书。在此书中，齐白石非常动情地谈及他的拜师过程，师生间的亲密情谊，读之令人难忘。尔后，我又读到齐白石的弟子张次溪所著的《齐白石的一生》，也专门谈到齐白石的这位出生于朱亭的老师。

张次溪，生于1908年，为著名诗人、民俗学家。他于1920年随父张篁溪拜师在京的齐白石，于1932年正式拜齐为师并协助编订《白石诗草》，遍请名家题签。张篁溪与齐白石都受业于王闿运门下，故其题诗中，有“湘潭私淑忆当年，始识齐侯是国贤”“张次溪一生著作很多，由他整理出版的《白石老人自述》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，便是此中一种”。

“有一天，铁珊对他（齐白石）说：‘萧芑陵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，你何不拜他为师！’画人像总比画神像好一些。’这位萧芑陵，名叫传鑫，住在朱亭花钹，离白石铺有一百来里地，相当远。是个纸扎匠出身，自己会发愤用功，四书五经读得烂熟，也会做诗，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，又会画山水人物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。”（《齐白石的一生》）。

铁珊即齐铁珊，是齐伯常的弟弟，也是齐白石好友齐公甫的叔叔。几天后，齐白石画了一张八仙之一铁拐李的像，送给已在齐伯常家的萧芑陵请教。又托齐铁珊、齐伯常、齐公甫去表示心迹，愿意拜萧为师，萧很高兴地答应了。这一年为1888年，齐白石实为二十五岁。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说：“这位萧师，名叫传鑫，芑陵是他的号，住在朱亭花钹……他把手本领，都教给了我，我得他的益处不少。他又介绍他的朋友文少可与我相识，也是个画像名手，家住小石花。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，他的得意手法，都端给我看，指点得很明白。我对于文少可，也很佩服，只是没有拜他为师。我认识了他们二位，画像这一项，就算有了门径了。”此中的小石花，清代属湘潭县中十八都，今属株洲渌口区，故文少可也是齐白石又一位株洲启蒙老师。

那个时代，照相还没有盛行，画像这个行当相当吃香。在湖南乡间，画像叫描容，意为描画人的容貌。有钱的人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，死了也要画一张遗像，而且画像的报酬比较丰厚。齐白石正式为人画像，起于1889年。“韶塘附近一带的人，都来请我去画，一开始，生意就很不错。每画一个像，他们送我二两银子……后来我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，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，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，人家都说，这是我的一项绝技。人家叫我画细的，送我四两银子，从此就作为定例。”（《白石老人自述》）。韶塘位于湘潭县竹乡境，离齐白石故居居子坞约二十公里。

齐白石不仅向萧芑陵学习画画，同时还向萧师学习装裱字画的技术。“我们家乡，向来是没有裱画铺的，只有几个会裱画的人，在四乡各处，来来往往的，应活做工。萧芑陵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人。我在沁园师家读书的时候，沁园师曾把萧师傅请到家里，一面叫他裱画，一面教大公子仙

道，跟他学做这门手艺。……沁园师对我说：‘溇生（注：即齐白石），你也可以学学！你是一个画家，学会了，装裱自己的东西，就透着方便些。给人家做做活，也可以作为副业。’沁园师处处为我打算，真是无微不至。我也觉得他的话，很有道理，就同仙道，跟着萧师傅，从托纸到上轴，一层一层的，都学会了。”（《齐白石自述》）

齐白石对教诲过帮助过他的师友，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，对萧芑陵亦是如此。他不但跟萧老师学画，还认真学过书画装裱技艺。此后，虽岁月更替，师生友谊一直馥郁芬芳。齐白石常应邀在老师的画作上题款，如《题萧芑陵师画荷》：“花恬风雪忆门墙，粉本争传士女行。岂能画师称世俗，谈公心迹是文章。开图茅里惊惊动，下笔阶前扫扫忙。掷地黄金何所益，人间我亦老萧郎。”从诗中可看出齐白石对老师人品、画艺的由衷赞美，表现了尊师重道的风范。

(二)

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《齐白石的一生》《齐白石辞典》及其他关于齐白石的史料，对于萧传鑫（萧芑陵）的生卒时间及生平事略，都没有记载。他们所说的齐白石拜萧传鑫为师的情节，都来自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一书，而齐白石也没有说萧传鑫的生卒时间和生平事略，时移世易，于是成了一个疑案。

巧合的是在我居住的芦淞区王塔冲康和山庄，竟然居住着萧传鑫的一位曾孙女萧迪一家人。萧迪现年八十有二，原供职于湖南株洲财校，其先生名陈铁榭，原工作于株洲市煤炭局。2020年夏，萧氏众多后人，于朱亭为萧传鑫重修墓莹，并重新立墓碑。我因与萧迪夫妇熟悉，询问了关于萧传鑫的有关情况，并从他们所拍墓碑照上抄录了全部文字。碑文如下：

传馨号芑陵，公元一八五七年正月十六日子时生。家境贫寒，擅长诗画，四书五经熟读于心，写诗、填词、装裱、作画，山水人物栩栩如生。湘潭名手白石之师。从政江西，清政廉明，萧氏楷模，世代相传。公元一八九二年八月初七未时歿。

二〇二〇年庚子孟夏月刊
对照《齐白石辞典·师友及其他·萧传鑫》的条目：“萧传鑫，民间艺术家。字芑陵，号一拙子。出身于纸扎匠，能画山水、人物及花卉，会作诗、装裱。画人像堪称绝技，独步一时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收齐白石为徒，尽传其法。后又教齐白石装裱。齐有《题萧芑陵师画荷诗》……”在行文和条理上，似乎比碑文雅致，但碑文的可贵之处是写明了萧传鑫的生卒时间，生于1857年农历的正月十六日，辞世于1892年农历的八月初七日，享年可计算为三十六岁。这是所有书籍中从未提及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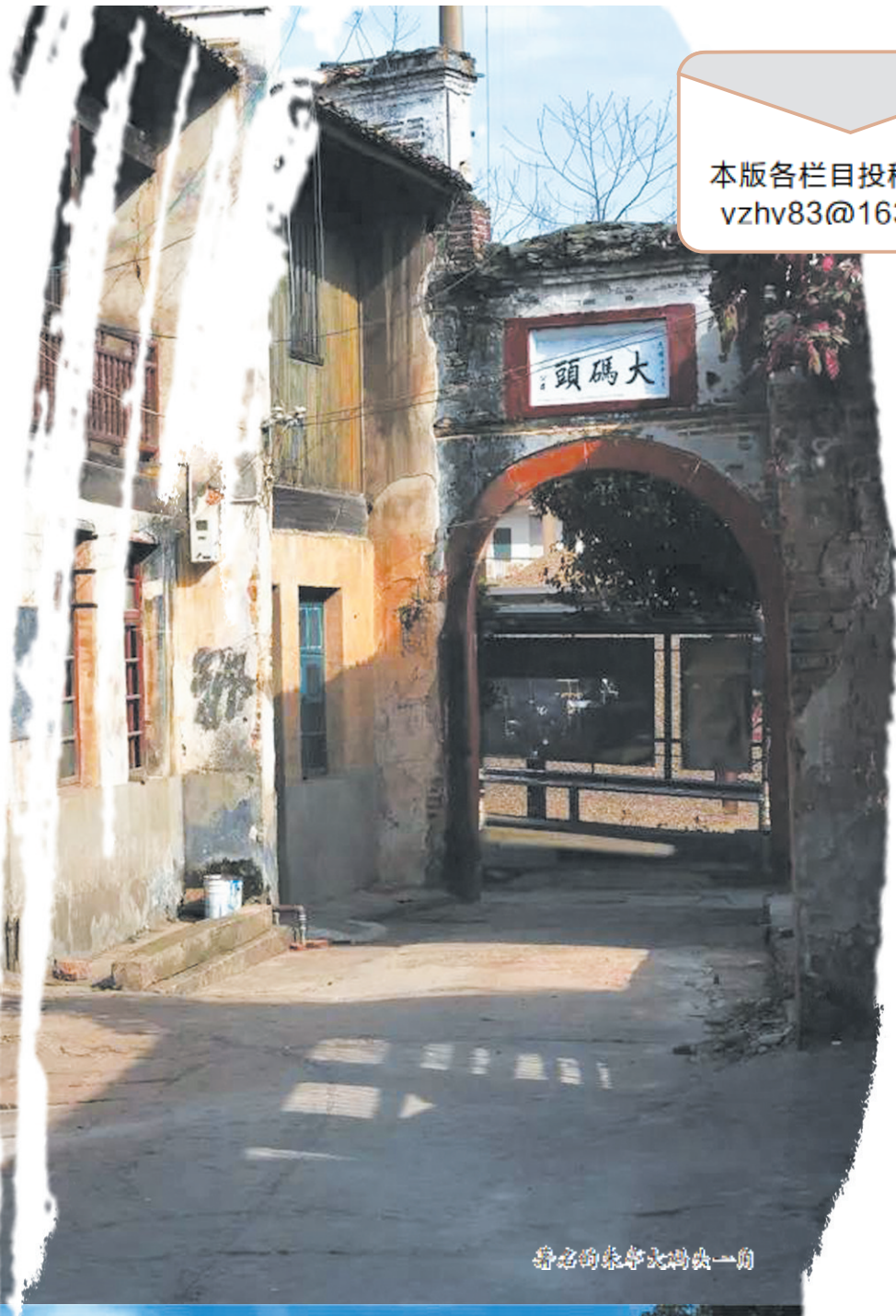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传主是“萧传馨”还是“萧传鑫”？我问过萧迪女士，她说她曾祖父的姓名和生卒时间，家族都有记载，确实是“萧传馨”。这样说来齐白石所记的“萧传鑫”也是有误的，因“馨”与“鑫”谐音。此外，齐白石说老师为“朱亭花钹人”，其实是朱亭花田人，萧迪女士说在朱亭的口语中，“花田”的“田”读成“钹”音。

碑文中说萧传鑫“从政江西，清政廉明”，萧迪女士说，是指其曾祖父青年时代，曾在江西一些地方任过法官，公正廉明，深受老百姓的欢迎。但进入中年后，弃官回到故乡朱亭，以年少时苦读苦练所擅长的技艺——画人像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，及装裱字画养家糊口。

齐白石生于1864年，拜师于萧的门下为1888年，正是二十五岁时。萧生于1857年，年长齐七岁有余。收齐为徒时应是中年致仕回到家乡后。岁月艰辛，生活困苦，可以推断他的英年早逝，一定还有疾病缠身。但他对同样是家境贫寒的学生齐白石，倾心传艺，毫无保留。师生之间，肝胆相照，从他邀请齐白石为自己的荷画题款，便是一个例证。而齐白石的题画诗，也体现了他对老师人品、艺品高度赞扬与钦佩。“掷地黄金何所益，人间我亦老萧郎。”（《题萧芑陵师画荷》）

在中国现代的文学艺术史上，齐白石是一位声震海内外的人物，是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为一体的大家！尽管他于1957年鹤归道山，但其影响力却永恒地存在，艺术魅力如长春之树，笑对时间的流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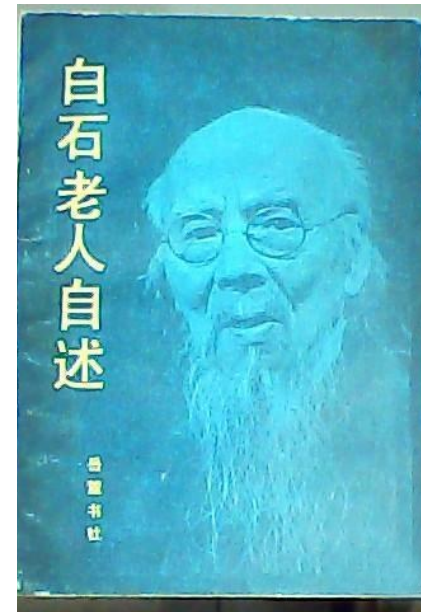
朱亭，齐白石的老师萧芑陵的原乡，早已记入齐白石永不褪色的年轮，也铭刻于一代代敬仰齐白石的国人心。因此，在中国的艺术史、文学史上，朱亭便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！在热火朝天的文化旅游中，朱亭正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！



著名的朱亭大碼頭一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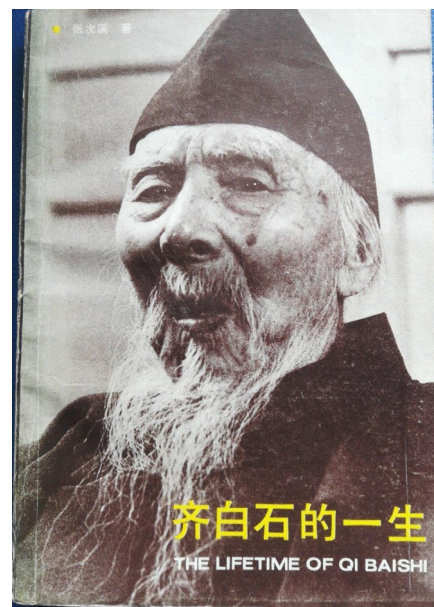


朱亭江岸边矗立的著名的“系马樟”



白石老人自述

1986年岳麓书社版《白石老人自述》封面



齐白石的一生

张次溪著《齐白石的一生》，1990年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vzhv83@163.com

神农城迹

2023年7月18日
星期二
责任编辑：郭亮
美术编辑：左骏
校对：杨卓



走着徐霞客走过的路

王至之

家乡牛头湖，是攸县鸭塘铺乡（现属江桥街道）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小乡村，村前曾有条古道，连接着攸衡两县。2015年秋天，我有缘认识衡阳作家徐霞客当年从攸入衡的路线走了遍，才知道徐霞客曾从家门前路过。

一时心血来潮，对记忆中的家门这条古道上起心来，找到徐霞客当年写下的《楚游日记》，查到他从攸入衡的记录：“十九日，晨餐后，阴霾不散。由攸其西门转北，遂西北登陟陀陀。十里，水洞桥，有小水自北而南。越桥而西，连上二岭，其西岭名黄山。下岭共五里，为黄山桥，有水亦自北而南……西行平畴三里，上牛头山。又山上行二里，曰长冈冲，下岭为清江桥。桥东赤崖如回，洞从北来，大与黄山桥等。桥西开洋，大亦如黄山桥，但道从旷家绕行。翻过一座山，下坡便是水晶桥屋场，青砖建筑的房子，青砖青瓦白灰缝，屋场前有一口古井，泉水清冽，路人常于此取水止渴。过水晶桥，经胡公庙，到砵子窰上（因山上有烧制水缸砵子的窰，故乡人习惯称此地为‘砵子窰上’），下坡是一条大坑，称背坳（因坳在古县衙后背）。一水北来经砵子窰山脚，南入涇江。山脚水上，有桥，桥上游有隙，截流灌溉坳中稻田，砵子窰与俱在城西北，想来《楚游日记》中徐霞客所说的‘遂西北登陟陀陀’就是此处吧。过桥隔坳成城在望，城市楼阁，古塔浮屠，还有那年代稀罕的汽车，奔驰在攸茶公路（现交通路）上，车后扬起滚滚尘烟……这些都是沉淀在记忆中泛黄的照片。

去年暮春，我又有幸参加了攸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的“重走徐霞客路”活动。从徐霞客曾经过渡涇水的西门码头起步，走着一路的感叹！日新月异的古城，旧貌换新颜，昔日的街背坳和砵子窰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林立的高楼，宽阔的街道，琳琅满目的商铺，一大片工业园区的厂房，把创业兴业的宏图扩展到了胡公庙。沿途民居华丽，庭院绿荫，以前的泥土路，如今变成了洁净的水泥路。只是那条从黄双桥到牛头湖的石板古道，在上世纪70年代搞田田化建设时废了。西乡人进城，如今都是以车代步。改道从鸭塘铺和奥林上下两条公路走。交通运输的发达，城乡市场的繁荣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路上再也见不到推土车运煤的人。当家家户用上燃气后，“攸人烧煤不烧柴”的这页历史，永远地翻过去了！衡攸界北的诸山煤矿，也都闭窑了。

山水不旧，古道依稀。走在碧草膝深的涇江边，昔日的古亭，早已消失于岁月的风雨中，就算是还在，坐亭中也难听到春天生命喧闹的蛙鸣和农夫耕田的叱牛声，牧童骑牛的画面，如今只是怀念的回忆！种田人少了，出外打拼的人多了，挣了钱都把梦放在城里，家乡冷了，守着乡下的多半都已上了年纪，故乡，是在外年轻人的乡愁，是游子回家的旅店。每年的农忙季节，只有农业机械的轰鸣声，隆隆地喧嚣着一块块的寂静，就连洒药治虫也都交给了无人机，作田人再也不苦了！

走着霞客走过的路，心中万千感慨！有着欣喜，又有着失落的惆怅……真想从城西到牛头湖能有“霞客路”，路上有湖光山色，有鹭飞鸟鸣，有花木果园，有古桥流水，有万顷稻浪，最好还有个亭，可以坐亭中怀古，唱：“……晚风拂笛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！”送别那些远去的岁月！